鮚埼亭集外編

題詞

謝山先生易簀時以詩文稾付純藏弆手定凡六十卷其餘殘篇剩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滿一竹笥純泣拜而受先生喪畢細爲搜檢粘連補綴又彙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忍塗乙思更謄寫衣食奔走卒卒未及歲丙戌館東鄮邱氏之松聲柏影樓課徒之隙手鈔得三百餘紙後復南北歷碌作輟無定雖船脣驢背無弗挾與偕行而竟未能藏事今丙申春判邢州地僻政簡署中寂靜日課字四千四閱月而

卒業於是重爲甄定古人文集必賴有力高第弟子爲之讐正而後世世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固不獨都尉史編有待桓譚侯芭者流也顧予何足以當此惟是名公大家其一生肝血所注必別擇審愼寧割愛而不惜其實吉光片羽皆可珍貴是以六一居士集幾數十卷而今兗國全部粲然巨觀會南豐類藁至一二質實語亦備載況先生之作皆枌榆掌故舊史所闕無一不有補於文獻非聊爾銘山品水可聽其去留者葢先生之作所以得去者有二少年刻志經史之學多與同學質證散見於簡帖題跋及後

從遊多所問答遂合編爲經史問目行世歸里時倡眞率社拈鄉里宋元故跡及勝國革除節義諸公爲題得詩三百餘篇而從前攷索之作皆爲複見此所以不列於正集也然簡帖所及或不盡此一事傳記志銘體例旣別詳略不同而文筆與詩思各有所長豈得得彼舍此故是集雖已略有刪節爲五十卷而去取仍未定嘗翻正集及詩集審校其全文相類或意義已盡者竟去之或題義同而紀載議論有異或文筆可獨存則仍存之蓋淘汰以歸粹精予旣非其人則與其芟薙竄削使蕩爲飄風湮爲野蔓毋寧仍存緗篋藏之名山以俟後

之虞山之於震川而已矣嗟乎先生著述不下三十餘種今存者惟詩文正集集外一百十五卷續甬上耆舊詩七十卷

國朝甬上耆舊詩四十卷然皆排定目錄鈔十分之八而未畢若宋儒學案序目雖定全未發鈔水經注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文諸錯簡重定翦綴分粘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所摘而整理之當可成就乎以任之蔣孝廉學鏞竟未克爲耆舊詩及學案存盧教諭鎬亦未修舉其餘若詞科摭言漢書地里志稽疑辨誣四明族望表雙湖志雖存而多不全

若讀史通表歷朝人物世表親表竟無片紙隻字或疑原未有作顧若上沈東甫已曾見之不知其何謂予之鈔此歷十有一年且方以爲得就修正之始毖傳書之難如此先生生平於前輩詩文集冥搜博羅露纂雪鈔不啻飢渴之於甘美卽此集中借書求鈔書諸簡帖可以感發而興起而表揚先哲睠念同儕山陽之笛思舊之吟無歲不有今自先生之殁二十有二年矣箸中片石卒無應者而遺書之飄蕩岌岌有不可知之勢至使予隻輪孤翼皇皇於車塵馬足之閒卒以案牘餘勞完此委付天或假年猶當再爲覆審否則籍手以報先生

於地下其不在斯乎夫亦重可慨也矣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秋七月受業董秉純書於粵西那地州官署

鮚埼亭集外編目錄

卷六

殤兒壙銘

殤女埋銘

先眞志府君墓石蓋文

卷九　　行狀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前侍郎遂州李公研齋行狀

卷十　　行狀二

卷十七　記二

卷十八　　記三

卷二十　記五

卷二十五

帖經小課題詞

、句餘土音序

一重修桓谿全氏宗譜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九日行菴文讌圖序

公車徵士錄題詞

重葺岳陽樓志序 代作

卷二十六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卷三十　題跋四

卷三十五　題跋九

卷三十八 論二

卷四十二　簡帖二

卷四十三 簡帖三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八

雜著一

、浙東分地錄

、百粵分地錄

鄞西湖十洲志

、甬上寓公偶志

、招寶山鐵符志

志懸磁蔚廟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吳綾志

車螯志

大算袋魚志

卷五十　雜文

全謝山先生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門人董少鈍手鈔於那地州判官署少鈍既歿同門蔣樗菴重

加審定更正篇卷較有條理惟辭句刪潤過多間
有失其本意者今所校錄一以董本爲主序次則
從蔣本其董本所無補以蔣本者注於目錄之下
董本以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別爲附錄一
卷蔣本則編入第五十卷今按讀易別錄自爲一
書鮑氏業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子姓名表體例
粗具似非定本故不入梓先生他所撰著七校水
經注就餰端行際細書夾注叢殘錯雜理董爲難
宋儒學案以補梨洲之遺梨洲後人華陔大令復
爲纂輯僅有手藁續甬上耆舊詩　國朝甬上耆

舊詩皆未竟之緒譌脫亦多四明族望表篇袠寥寥不能單行公車徵士錄最先刻漢書地理志稽疑朱滄湄比部刻於鄞縣經史問答十卷杭州萬氏雕版今歸餘姚史氏文集三十八卷史氏据杭堇浦侍御家舊本寫樣或云即先生求序於侍御祕而不出者然與年譜所言文集五十卷之數不符疑未能明也原書中有蠹蝕史刻悉仍其舊第二十八卷脫去李元仲別傳亦未校補此外詩集十卷句餘土音二卷出自先生手定若能彙付剞劂俾傳奕禩所望於四方同志之士矣

鮚埼亭集外編目錄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一

泰陵配天大禮賦有序

臣祖望承乏翰林竊念漢唐宋以來凡有大禮則其臣若揚雄杜甫范鎮之徒皆有篹述其文麟麟炳炳爲百世稱今臣幸逢

皇上重熙之盛得頌

世宗憲皇帝配天大禮雖文字譾劣無能爲前人役而

朝廷盛事遠邁前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以志

皇上世德之隆於萬一其詞曰
皇帝御極之二年秉首出之元運衍繼照之重光丹劵
絢五期之牒紫垣生八會之芒溯本天本祖之精於合
漠備享帝享親之制於百王卽一氣之流注成殊禮之
堂皇曲臺峻極郊祀嚴莊緊凝承之有寄於大烈乎丕
揚節値純陽月當既望實沈次華日之躔大火離初昏
之象朱天鼓其嘘舒凱風司夫長養赤后之炎井東開
文祖之明堂南向亢龍見而舉大雩新麥登而陳時饗
寒食之餕已終含桃之薦欲上驗祭服於春饁合飲酎
於重釀撫嘉會而秩序爲昭聽夏聲而感孚莫尚時則

方眞橋山之弓劒藏寢室之衣冠吉主作於既練而後
新廟釁於禘祀以還修易檐改塗之工於匠氏播昊天
執競之詩於樂官新故以序昭穆以班
皇帝永懷梓材丹雘之勿替敬惟陟降左右之必虔宗
子則聿思圭鬯之寄嚴父則孰聞教孝之編矧我
國家之郊祀也志天命於巨人之降原祖功於豐水之
垣大一統於會朝之變伐成久道於百年之貞觀惟蒿
宮之世應夫天德斯陶匏之同食於天闢彼四配原有
待而成五知五座之繼進而靡徧殷薦之聲初出地右
享之命乃自天而特自需南至則其期尚遠取北郊則

其序罔先期久曠而不合序或越而未安用諏六甲之吉日特舉肆祀於崇㢠且夫受命於祖廟以莅事卜龜於禰廟以選賢泮宮之爻有可諏上辛之期未盡沿今則都宮之祔甫逾月世室之祀方乍遷斯固揆之古而不謬質之義而當然

皇帝於是御太極之邃殿涖皇邸之深帷雞人而問夜呼銅史以按時七萃肅以成旅萬燎合而成圜辨三商而逗夫曙色當四月而求夫春膞圜丘迢遞都亭遥遮赤旗赤騂朱路朱衣翕赫留霍震疊迂迴嚴鼓之聲方動景鐘之響如飛停雲蓋而戾止肅版奏以陳詞惟

時闟道平附路闢肅勾陳迎太乙天門蕩蕩星光歷歷
卿雲護之森熊熊蕭風繞之清瑟瑟旄胡拱北兮林林
土緯司南兮兀兀亘青城兮紫宮經黃道兮絳闕慶陰
陰兮靈之來般傑傑兮神之入其前則
天帝之八螭春容其後則
列祖之六龍超忽依稀度析津而降精俯鼎湖而踐室
皇帝乃出大次搢大圭先奉禮導司儀自中嚴而外辦
乃豐盛而潔齍組蒼璧其比德奠青帛其如綦皤桂燎
兮取蕭脂啟犧尊兮斟虎彝迎牲則帝牛稷牛繼至進
器而獻血獻腥交馳奏十平之大樂追九夏之歌詩莖

英韺奏于羽紛披圜鐘之均六變而帝格黃鐘之管九變而鬼趨鏘璇珩以拾級濟容與以徂基脩祕祝於巫史會明德於淵微以昭十三載燕天之鴻業以邀億萬年綏壽之純禧斟酌於配郊配禘之典則會通於郊祀宗祀之時宓榮光集於長白之麓淑氣朗於鴨綠之湄北戍之山川肅穆西山之草木葳蕤試覩於艮辰之蔚蔚能無歎盛事之巍巍且夫配天之議詎易擬與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禋祀之有配蓋肸蠁之所恃擬天帝以嘉賓責主道於丕子而後據昭事之誠降茀祿之祉然而合食於於穆之神必求其不

顯之似量或虧兮德有慙功弗隆兮誠難跂矜其張有
所推終難引之使邇恭惟
世宗憲皇帝本上聖之姿以建極應下武之運以受圖
體天行健而歉然弗逮與天合德而退乎不居丕冒之
量如溟海厚載之德如坤輿一暘一雨而必思其休咎
或威或福而必驗其慘舒敷文教則經藉同光於天漢
振武功則戎蠻慴服於天弧陶鈞符乎台鼎運旋合乎
帝車夫是以二曜合璧而呈瑞五星聯珠而獻符四野
徵丹鳳白麟之蹟是處拾靈芝瑞麥之莖猶且旰食宵
衣之乾惕上法夫陽變陰化之元樞不見夫

宮車之晚出羣悁夫天柱之莫扶則夫青邱之大享旱
懸左席以相需
皇帝凝大命於丕顯丕承遵舊章於或張或弛基命於
宥密而不敢康單心以緝熙而安所止卽法
祖以憲天蠡垂裳而成理則夫大禮之成也豈徒以夸
隆儀循故時祀求豐禮求哆實則念監觀之明威求昭
格之微旨父事天而毋事地寧有外於仁率祖而義率
禰載稽禮志分配之制原於古並配之支見於唐漢之
初幾廢配而不舉宋之初則迭配而難詳彼其典章之
梦謬皆由儒說之誕荒大帝蒼帝之同異祀譽祀稷之

低昂以昊天爲自出之祖以太微司帝緯之會五神配
以穆考五宮侑以寧王或降坐紫壇之側或對祠汶水
之旁或大廟別室之接日而頻致或宮觀符籙之同日
而紛張又其甚者若嘉靖之特舉推輿獻以彼猾以致
議禮者之喋喋法古者之茫茫盍其功德不臻於美盛
斯其措施未免於周章惟合宮既罷配享於秋季則大報
宓允升於一堂而要未有如我
國家之一本五葉纘美增芳超帝王之升降而克世其
德際貞元之終始而長發其祥天神歆接國祚遐昌至
若禮文具舉經術是襄有典有則不愆不忘允追蹤於

姚姒而接武於炎黃於是昭事利成自天申篤崇基非
因景命有僕遹酬酢於升中本休和爲戩穀欽帝謂之
昭明彰聖神之赫濯既滂洋而汪濊亦駢隱而優渥郎
皇極之用敷滋天休而尢擴昭五運之靈長羅五雲之
紛馥
一人荷告孝告慈之休四海推文子文孫之福德廣九
圍恩覃百族肆靑賓賢議錫賜復姚春風之芳信兮二
十四沛洞天之祉膏兮三十六觀禮者拜手於神庥沐
德者輸誠於廣育
皇帝則已洗心淸虛遊神冥漠謂文王之既饗凜儀型

而已足溯於昭之在上長翹首而遐矚乃更爲之頌曰

䕫䕫天帝運五辰兮降爲上聖乃作之君兮太皥五帝

如垣野各兮兮元會之盛萃我

皇朝兮承承繼繼五德遞禹兮先天後天功烈岩堯兮

不見圜丘列坐五兮依稀端門星精可數兮

天帝顧之欣其不吐兮誕降

嗣皇綿世紀兮心法治法升中壇壇兮重以

祖宗左右之日以兮繼今以往

宗祀績績兮億萬斯年前輝後光兮斯民之慶樂且康

兮

西安學宮石經賦有序

諸經刊石漢本流傳不過數紙幾如赤文綠字矣魏本早亡晉本拓跋本原屬人間所無自唐以後如蜀本如汴本如杭本亏皆得見之然皆殘斷弗能完善也唐之陝本亦不盡皆故物顧亏所見者爲嘉靖以前本較近日稍可貴焉因極道其原委而爲之賦

尋有唐之石墨兮得開成之舊經急束帶而捧觀兮穆然肅拜於南榮笑亏生之蹇足兮未得浮渭而次涇僅遇之紙上兮恍神遊於陝學之庭溯聖經之傳於先漢兮諸師狎主夫齊盟蝌文出於魯宅兮漆書傳於杜生

紛流傳囿於口授兮將折衷其安憑京房署及門於焦
贛兮或竊笑其無所承趙賓之師孟喜兮求仮者而莫
應降而末流之更下兮半出於蘭臺令史之減與增將
同文其何日兮徒郢書燕說之爭鳴乃中郎之奮起兮
羌得請於熹平聚碩儒而讐校兮楊盧張馬之齊升本
大小酈之遺法兮成今古體之雜形當時固六經之並
舉兮其後胡三百篇之未曾意者見光和之被逐兮或
一簣之未成我聞橋門之初樹兮諸生雷嚮以觀埶馬
蹴踏而塡陌兮車御獵以駐旌下以規鴻都門倖進之
技兮上以慰白虎觀諸儒之靈其中蓋十四博士之說

具在兮同異可據覈而細聽按熹平石經兼載諸儒之說於下惟不列學官者不預耳故予嘗謂石經亡而漢儒之學與俱亡詳見答石經問目何轉盼而失鹿兮遭鄗侯之縱兵漢社亦既屋兮國寶幾羸於甑井之瓶彼金人之淚如雨兮曷禁是經之摧零暨當塗之遷鼎兮乃摭拾於灰炭之所羸邯鄲爲補其未備兮振墜緒而復熒不特風雅頌之大書兮并淹中之本亦皝皝據七畧熹平一字石經五種之外有魯詩毛詩各六卷儀禮九卷又有康成尚書八卷春秋左氏經文一卷隋志遂誤以中郎所書有七經予攷魚豢魏畧知爲邯鄲淳所補書石經有六經五經之別者蓋後漢以六經合論語爲七經見張純傳注中郎所云六經係易尚書詩春秋禮論語其後石經有論語而無詩故予斷以光和之逐殆未及卒業而止不然則未聞以論語列五經也嘆太和之誕妄兮附驥尾以蒼蠅

列典論於其次兮謂足欺夫蚩蚩之氓適招夫火浣布之恥兮怳如夢之得醒彼邯鄲之書學兮中郎尚見而魂驚別傳夫手書之古文兮寒芒伏而未呈暨政始之中葉兮復兼三體而並營渠以中散諸公之摹勒兮乃猶蒙夫子禮之名豈知其漸遠而失眞兮甚不攷書勢於衞恒盤洲謂邯鄲淳在魏初已耄不逮政始之時衞恒書勢可攷據晉書趙至傳則嵇康等所書未幾而典午之車書來同兮裴頠思鼓其休明雖講堂之既築兮實則未齧所施行彼清談之波蕩兮誰則實學之噌吰歷六朝而至拓跋兮崔浩染翰於平城導諛者謂實過於古注兮取鄴都之文石如鯨鏗雖已立之

郊壇之左兮卒同燼於國史之濫刑豈成事之綦難兮抑歷刼之易毀徒令人撫經碑而三歎兮諒昔儒之有同情我聞漢魏二刻之傳兮與球璧而同矜拓跋之主爲再至兮石虎尚遣博士以鈔謄胡然而有常馮之惡吏兮視若弁髦之輕浮圖取以資精舍兮棄餘偃臥於榛荆曾不若洛陽伽藍之足尚兮貝書瀰漫於山岭歷觀西行南行東行之喪失兮剏又偕大河之岸石以俱崩宇文以之充礎兮普六茹供柱礎而登登入水或隨蛟龍以逝兮發牆不聞絲竹之聲嗟此厄亦非小兮又何殊咸陽之焚坑逮唐初之羅網兮鄭公所得如晨星

藏之天府三館之籍兮課之國子三歲之程彼完書旣
不可見兮拾斷簡如片瓊柰唐人之務詞章兮闘經術
而不與乃斆傳而有篆學兮實仙李之陽冰欲書九經
而勒明堂兮又敢之以天寶戈甲之紛乘雖鸞乳而未
出兮要其力足偕籀斯以同征吾觀復之所以贈韓子
兮知其父書之未盡晦冥陽冰子復之以蝌文孝經贈韓退之載昌黎集今胡
一紙之不傳兮長懷古而怦怦忽敦煌司業之崛起兮
通六書而研精呼顏子以正文字兮書太學之兩廡蔚
爲壁上之偉觀兮異彼圖畫之丹青讀書不如寫書兮
斯言洵學者之金衡伊先河之有祭兮是實關成之句

萌也於時鄭相國之好文兮輔以高祭酒之在黌周學士之流司校勘兮唐待詔尤諳其戶扃更愛夫司業之有後兮家本完善而可仍洵儒林之冑裔兮不愧國子之簪纓遂徧十二經而書丹兮皇哉焜耀於陝京大廓夫十八章石臺之業兮承先烈而恢宏本歐虞之書法兮慎點畫而冰兢惟史臣之有貶詞兮謂師法多所變更顧蕪累雖未免兮猶遠出於後世之壘卿刻後此麻沙坊本之遺誤兮尚藉此以釐清彼儀禮之脫文兮將舍是其何徵詎不遠勝於大航頭之餚兮宜其見許於深寧獨月令用林甫之著兮是則荒謬而雜淩夫何而

罷黃之繼作兮碭山之孽蕭蕭遭韓建之毀棄兮幾幾乎熹平政始之覆車可懲何下吏之有尹氏兮鴞鳥之林而來鷙倆託詭詞以誘頑夫兮扶神物於將傾吾觀春秋儀禮之避梁諱兮定汴人之所賡但斯事之攸寄兮豈康劉諸帥之所能殆郎尹氏之苦心兮轉惜其遺集之無稱入宋而遇向韓之二厄兮至元祐而保護始遂於楚珩歷以金元之修立兮總未罹暴客之笞榜獨惜夫明中葉之又當厄兮諸儒綴拾之遲廷郎中丞補夫孟子兮未敢齊年於舊碑之評彼魚宗會其何人兮亦長邀著錄之榮嘆是碑之福命兮經八百載而崢嶸

蓬萊幾清淺兮尚屹立如列屏面華山之磊磊兮聽洴水之洽洽含元之黍離離兮乃貞珉之稜稜纚此則有成都之刻兮昭裔以一人而獨膺其字畫之淸謹兮亦非俗書之敢爭況避唐諱於易代之餘兮見規矩之未替於高曾說者謂三宗之德入人深兮感悍帥而守貞吾則羨沙陀紹唐之勛兮臣節猶貽於諸甥田席爲之卒業兮實比珍於百朋嗟合州之賓館兮安得貯藏於千齡悵文淵閣本之殘斷兮安得盡斠吾之雙睛方沐都之初隆兮亦嘗合篆楷以昭曚盲將以追說文之古學兮發玉箸之新英緬雙行之遺蹟兮同積山之可盈

南仲出身之賜劬其未遠兮胡戎馬之雜沓於蒿艿遂使深明之好事兮寶一種而題楹況經歷劫而到今兮雖一紙其可馨也若光堯之手蹟兮半雜以憲聖之華菁惟御書其固可寶兮況彤管亦助其琮琤輝映於溫公磨崖之蹟兮又掃除夫秦相之跋之可憎幸未遭楊髡之屠薙兮天挺夫申屠之錚錚不見夫蘭亭之龍穴兮痛鬼戳於攢陵迄今猶覆之以鶯廡兮復蟄之以盎甑庶幾匹休於唐碣兮吾欲合尹申以爲銘嗟舊經之蹟不一兮永眺懷而勿勝固世事之靡常兮或亦天運之所丁彼漢隋史官之謬誤兮或展轉而合并撫盤洲

殘字之編兮猶古意之鼎瑩悵昭德之書未見兮少城之石誰拾四十六枚其可遇兮三百二科之安聆乃合豐氏之贋本兮徒貽笑於荒傖方今偭巫離之繼照兮支教敷於八紘家有石渠之冊兮戶窺東壁之閟陋三爻之妄啗兮棄五際之拘縈獨麟集梁騶之苑兮五鳳翔軒窗之櫺野田獲蝌支之石兮空山抽書帶之莖方圖通而書流兮與虹蔚而霞蒸遂令遺經之光氣兮偕日月以同橫聊述舊聞而載筆兮長剔蠹以捎螢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終